



“梦里老家”生态墙融入了村民的家中旧物

梦里老家访谈 ①

乡村建设， 也是打造参与式 创作平台

项目合作伙伴

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



郭子怡

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，与Peter Hasdell联合创办在地计划 (Insitu Project)，关注参与式社区营造。

乡村书店、图书馆、民宿、活动中心……乡村建设热潮方兴未艾，越来越多的建筑师“上山下乡”，在田间山头建造了更为现代化的乡土建筑。

但在重新定义乡村建筑的过程中，建筑师应以何种态度和姿态进驻乡村？如何以建筑为载体，复兴乡土文化，重塑乡村凝聚力？最重要的是，世代代居住于此的村民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乡土建筑和建设？

2020年，新冠疫情席卷全球，河南一个小村庄的乡建工程也曾一度停摆。疫情让建筑师无法回国，难以和村里的施工队

互动交流，但在建筑师“缺席”的情况下，反而激发村民热情，创造了不一样的乡土建设。

这个叫周山村的村子位于河南登封市大冶镇，从2018年起开展了一个多方合作项目¹，计划从复修传统窑洞着手，打造名为“梦里老家”的乡村建设研究基地。

我们和负责建筑设计的在地计划（Insitu Project）联合创始人郭子怡聊了聊“梦里老家”的建设历程，以及探索参与式建造的心得。

Q1. 当初以何种契机介入“梦里老家”的设计工作？

我本来就对发展工作有兴趣。大约3、4年前，我所在的在地计划团队跟香港理工大学的古学斌老师合作，到四川一个村落介入农村发展的社区工作，由此萌生了模糊的感觉：建筑应该要做发展性的工作。

四川的项目结束后，从古老师那里得知，周山村的梁军老师团队打算修复村里的废弃窑洞，想找一位建筑师合作，保留当地传统文化和建筑。于是机缘巧合下，我们团队、古学斌老师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（简称：梁军老师团队）就组成了梦里老家团队。

Q2. 能介绍下周山村的梁军团队吗？

据我了解，梁军老师团队在周山村已工作了近20年。她们以社区工作者的身份进入村子里，切入点性别平等。最初，她们想组织本地妇女做手工艺品开发工作，随着逐渐和村民建立了感情，便从“人”的

角度开展了更多教育工作，比如积极老龄化等。

2018年后，我们较多从建筑的硬件角度，结合打下的软性教育基础，来推动乡村发展。



1. 联合团队成员包括：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（在村中开展社区教育工作和负责施工协调）、“在地计划”团队（负责建筑设计）、古学斌老师（探索村庄“团结经济”模式）、村民等。陈张敏聪夫人慈善基金是“梦里老家”二期工程的资助方，同时也提供策略支持。

1. 在地计划团队在周山村工作。
2. 梁军老师（右一）和村民讨论“梦里老家”的设计方案。

Q3. 从设计和技术的角度，在修复窑洞的建设中有何心得？

坦白讲，所谓的技术心得不敢当，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做技术性的工作，而是在做人的工作。

如果一定要谈技术性，那就是我们和施工师傅会尽量改善窑洞的固有缺陷：易坍塌、潮湿、空间小、光线不充足等；讨论后，我们加开了很多洞，尽量引入光线、做加固结构、或用工字钢来做梁代替墙体等。

其实没有所谓的新研究，但我们从建筑角度和师傅做了很多探讨，和他们一起玩，就像搭建了一个平台，让师傅能重新看待传统的窑洞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想跟师傅去学习、探索改善窑洞，再用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。现在，进村会看到不同的新的窑洞形式，都是和师傅一起玩出来的。



Q4. 这种“玩”还有其他层面的意义吗？

很多当地人如今都渐渐遗忘了传统窑洞，认为窑洞陈旧、落后。但通过修复的过程，看到有外来人对他们的传统如此好奇时，自己也会重新审视窑洞，从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对传统的信心。

在玩的过程中，村民会重新看到原有传统，施工师傅会重新反思传统技术，而通过互相切磋，会促进技术的改良和提升，也会加深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。这就是在做文化和人的工作，甚至说是在尝试解决传统逐渐被丢失的社会问题。

“在玩的过程中，村民会重新看到原有传统，施工师傅会重新反思传统技术，而通过互相切磋，会促进技术的改良和提升，也会加深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。”

Q5. 您提到的建筑师傅，都来自周山村本地吗？

肯定、也必须是村里的师傅。“梦里老家”探索的是参与式建造，就一定要以村民为主体，这是工作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

修复窑洞是全村的事，建设资金一定要落到村里，做村里的工作。很多村子都有会盖房子的师傅，能组建起村里的施工队。虽然有外来人或资金加入，不免会和村民产生碰撞，但做村庄工作，不能完全借由外来人施工就完了，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盖房子，而是在做社区工作。就算有外界力量，也必须要跟村民交流、沟通，把技术、资金带进来，一起做建设。但重点不在于建筑的外观，而在于挖掘社区能力。

“就算有外界力量，也必须要跟村民交流、沟通，把技术、资金带进来，一起做建设。但重点不在于建筑的外观，而在于挖掘社区能力。”



Q6. 设计、选材、建造等过程中，和师傅互动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

整个过程中，很多细节都和在城市做建筑不同，比如和师傅签合同就是挺有意思的事。最初做“梦里老家”一期时，我们刚进村开展工作，就想跟师傅们做预算、签合同。

但这种施工方式很难做预算，想按每平方米的价格来计算工钱，但又判断不了一平方多少工。我们想到了按天算，可师傅会觉得这是在管他，结果搞了一个月还没谈好，好像大家都不太愉快。其实村里不适合合同制，更多是一种关系制度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把所谓的合同制在带到村子里，或许会搞乱人家的关系。

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思：村里有自己的做事方式，假如从外带来资金，带来新的施工关系，是不是就像把村民当成了工人一样？这种关系或许就走错了。

Q7. 后来怎么解决合同问题的？

梁老师建议调整与施工队的合作关系，设计方提想法，师傅可对设计作出调整，但过程中不断保持沟通。我们派了一个驻场人员每月进村，造价多少就多少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最后，我们建立了另一种关系：师傅觉得这是在建设自己的家园，不是在打工；而我们，也在跟师傅学习。

“最后，我们建立了另一种关系：师傅觉得这是在建设自己的家园，不是在打工；而我们，也在跟师傅学习。”

Q8. 您多次提到了团队中的梁老师，她和团队更多是从社区角度做村民的工作，在参与式建造中的角色是什么呢？

二十年来，梁军团队和村民建立了深厚的连接，甚至被大家视为项目的“灵魂”。这些老师抱有很开放的态度，永远会把问题拿在桌上聊，让师傅、村民和我们一起讨论，有问题也会直接当面提出来，比如会说我们这个设计需要改等等。她们营造了公开讨论的氛围，这种开放、平等的平台，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基础。

Q9. 团队做的设计被村民、梁军团队或其他人质疑时，怎么看待反对的声音？

有时候，我们非常用心地画了3个礼拜的图纸，但发出去后，他们觉得还不够好，我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但因为我们想做的是社区营造和参与式设计，团队就会再去修改。很多时候真的能越改越好，很有趣。

建筑师的想法，跟村民的关注点有所不同。通常来说，村民注重实用性，而我觉得不单单只是实用。因为村里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，他们其实会有一种直觉，知道建筑大概是什么样。他们想的也不只是实用与否，也会想到传统性与经济性：建造会不会太贵、太浪费，我觉得有一种人性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态度在里面。回归生活的话，真的不能铺张浪费，但建筑师可能经常想去尝试一些奇思妙想，而放到村里可能是有问题的。

我觉得，节约的品德或价值观更重要。为什么不去坚持节约呢？为什么要执着于所谓的建筑技术性的idea？我们从乡村建造



中更多地是在学做人，跟村民在一起学做人。所以我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修改，当然有时会不耐烦，但到最后，我觉得是越改越好的。

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判断建筑的外观，而是变成一个更完整的社区关系，一种文化性

的、更深层的连接感。村民有自己理解的传统文化、节约、经济、实用、甚至是美观，最终大家是在一个很开放的平台下，互相反应去找到一个方向。到最后，我们做设计就不画详细的图纸了，而提供一个草图和尺寸，然后大家讨论来决定。

Q10. 没有图纸的建造过程会出现很多变动吧？怎么看待这些变化？

对，最后的呈现和最初的构想可能会完全不同。为什么会变化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过程，也充满着人性。每天都在变，施工队在变，村民也在变，我们也在变，所以我觉得整个项目方要很开放，不用这么急，要去接受，愿意改变。参与式建造是一个很开放的过程，而当一件事变得开放，随之而来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梦里老家是一个建筑项目，除了设计保持开放，建材也加入了村民的参与。有的村民会捐，我们会一起去找废料重新利用，从而建立一种环保生态意识，而生态性也回到了勤俭节约的基本价值观。

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尝试去回应社区或社会问题，所有的工作最后不是为了做成一座建筑，而是为社区发展提供方案。



“参与式建造是一个很开放的过程，而当一件事变得开放，随之而来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喜。”

“所有的工作最后不是为了做成一座建筑，而是为社区发展提供方案。”

1. 郭子怡（左一）向村民阐述设计方案。
2. 村民利用旧门框等废料打造外立面。

梦里老家访谈 ①：乡村建设，也是打造参与式创作平台

Q11. 如您所提，村民在一期工程时积极捐出了大量旧砖瓦、石头作为建材；二期时，他们不仅捐出了旧门窗、木车轮、废弃钟表、酒瓶等生活旧物，还自发上山收集其他建设中的建筑废料，如何产生让村民捐建材的想法的？

我们思考要用当地的方法、当地的资源，

请本地师傅来建。让村民参与捐献材料，村民会觉得有参与到建筑中，而运营整个空间时会感觉有话语权和归属感，所以最后还是回应了发展的思路。

最终，梦里老家是从当地长出来的建筑。通过旧砖瓦、旧物，能看到历史、传统价值观和文化。大家都来提供素材，梦里老家就像一个创作平台。

“通过旧砖瓦、旧物，能看到历史、传统价值观和文化。大家都来提供素材，梦里老家就像一个创作平台。”



Q12. 怎么理解“梦里老家就像一个创作平台”？

我们建筑师并没有画太多图，只是提供简单的平面尺寸、框架，其余的细节都以讨论、照片、师傅尝试的方式进行。村民也带来不同材料，以其他活动方式介入。做每一件事前，我们、梁老师团队一定会和村民开会，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梁老师团队会讲解环保理念，发动村民回收建筑废料、旧物、挖掘类似裂姜石²的本地材料。施工过程中，师傅可以提出修改意见，每个人都有话说，整个建筑就像是所有人的创作平台，这是很开心、很享受的挑战过程。

所谓的研创、开发、文化、关系等，就在开放的平台发生了。每个人的意见、想法都被拿来讨论与执行，如同一个开放的市场

场，因为开放平等，所以每个人的积极性、个性都能够被激发出来。

我们希望，村里的建筑是一个开放、平等、公共的平台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。整个过程就要保持开放性，让所有人都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。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因为很多细节有不同人的参与，梦里老家也变成了一个有不同故事的建筑。

“所谓的研创、开发、文化、关系等，就在开放的平台发生了。每个人的意见、想法都被拿来讨论与执行，如同一个开放的市场，因为开放平等，所以每个人的积极性、个性都能够被激发出来。”



2. 黄土中的一种钙质结核，形状似姜，学名“姜石”，村民称其为“裂姜石”，常被用来垒砌地堰。

1. 通过旧砖瓦、旧物，能看到周山村的历史、传统价值观和文化。
2. 村民自发上山挖掘裂姜石作为建材。
3. 师傅砌墙时采用旧物，体现环保理念。

Q13. “梦里老家”藏着哪些故事呢？

在梦里老家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门框是某阿姨的，地面嵌入的象棋是某个小朋友家的，一位大叔在这边做了一个阴阳的符号，地上嵌入了村民家的弹珠……整个建筑群里有非常多的故事，而这不就是文化吗？在这里，每个人都乐于把自己的经历、故事、观点说出来。

铺地，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参与活动。这个活儿的技术性不高，小孩都可以参与，所以材料、图案、怎么铺，都是村民构思出来了。

我们尝试在整个过程中注入人人参与的理念，希望村民认为这个建筑是他们的，大家都是主人，建筑师反而没有特别的设计。我们想要让建造过程更有公共性，整个过程也更有意义。

我们还可以继续探索，让建筑、建造更有社会性，建立更多人与人的关系。参与式建造或设计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。





陈张敏聪夫人慈善基金

地址：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39号铁路大厦19楼
电邮：info@ccmccf.org.hk 电话：+852 2756 0828
传真：+852 2753 8434 网站：www.ccmccf.org.hk